



《反斗奇兵5》劇照。

等待七年，動畫電影《反斗奇兵5》終於與全球觀眾見面。作為動畫電影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系列之一，這部新作投入高達二點五億美元製作成本，成為史上最昂貴的動畫電影之一。而電影上映後也沒有辜負期待，全球首周末票房不僅刷新《反斗奇兵》系列紀錄，更創下彼思動畫工作室歷史最佳開畫成績。

最令人驚喜的地方，在於影片沒有停留在販賣情懷，而是勇敢擁抱屬於這個時代的新議題。故事聚焦現代孩子對平板電腦和電子娛樂的依賴，這幾乎是全球家長共同面對的育兒難題。當玩具遇上充滿吸引力的電子產品，它們第一次真正面臨「被遺忘」的危機。設定既貼近生活，也讓整個故事更具現實意義。

電影並沒有簡單地將科技塑造反派，而是以溫柔而成熟的角度告訴觀眾，即時娛樂和需要投入時間、想像力與情感的陪伴，其實並不是彼此對立的存在。電子產品可以帶來便利與快樂，但那些一起冒險、一起幻想、一起成長的時光，才會在人生中沉澱成最珍貴的回憶。

這也是《反斗奇兵》系列始終打動人心的地方。從胡迪、巴斯光年，到一眾陪伴觀眾多年的老友，每一次冒險都在講述「陪伴」與「成長」。電影整體節奏輕快，笑點依然密集，角色之間的互動充滿默契，不少橋段更保留了系列招牌的幽默風格。

《反斗奇兵5》再次證明，一部優秀的動畫從來不是孩子的專利，而是能跨越年齡，引發不同世代共鳴的作品。它提醒我們，在科技快速發展的今天，不妨偶爾放下手中的熒幕，多花一點時間與身邊的人相處。因為真正值得珍藏的，不是最新的電子產品，而是那些共同經歷、共同歡笑、共同成長的回憶。



樂活
潘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拉臘哈苦橙

這屆世界盃，讓人「開眼」的，還有庫拉索。一個面積約等於北京市朝陽區，人口不足十六萬的加勒比小島，破天荒成了史上最小參賽地區代表隊。雖然是彈丸之地，但球踢得也夠熱血，而大自然給它的劇本，更是跌宕起伏。

這就不得不提當地的一樣獨特食材——拉臘哈苦橙（Laraha）。

它的誕生，簡直是造物主開的玩笑。早在一五二七年，西班牙人雄心勃勃將瓦倫西亞甜橙種子帶上船，打算在庫拉索這片新大陸上大幹一場。結果加勒比火辣辣的太陽和乾燥氣候，讓原本甜滋滋的橙徹底「叛變黑化」，又小又苦，連動物們走過都嫌棄繞道。

但失敗，有時候換個角度，卻能變成最好的禮物。

大自然給它關上一扇門，又把所有才華和靈氣都賦予在了那厚實、粗糙的綠色果皮上。別看不能吃，橙皮經過暴曬，裏面精油卻進一步激活，釋放出芬芳濃烈的香氣，比尋常橙花更深沉悠遠，這就是庫拉索利口酒（Curaçao Liqueur）的來源。人們把橙皮進一步曬乾，進入高純度酒精中蒸餾提取，最後加入藍色食用染料，誕生出鼎鼎大名的藍橙酒（Blue Curaçao）。

這朵花從加勒比開到全世界，成了調酒師們極為熟悉的那一抹藍。只要你在酒吧點過「藍色夏威夷」「藍色瑪格麗特」，那妖嬈湛藍帶著穿透力的橙皮香，都拜它所賜。實際上，三百餘款跟「藍色」相關的雞尾酒，都要以它為核心原料。哪怕在家中，也可以直接加點湯力水或檸檬汽水，放入冰塊，便能享受到極具立體感的滋味。

苦橙特有的柑橘香支起獨一無二的骨架，甜中透苦，苦味比其他橙子利口酒更明顯，經過氣泡水的稀釋，不生硬，也沒有工業香精的黏膩。就像在夏日海灘上，突然來上一口含着海鹽的冷冽微風。

一顆被放棄的果實，也可以走得很遠。



食色
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「草台三傑」

最近網上冒出一個新鮮組合——橫跨實業、影視、體育青訓三大領域的張雪、藍鴻春、董路，被網友親切稱作「草台三傑」。三人非科班出身、無行業頂尖資源加持，卻憑實力突破圈層、驚艷大眾，活成了大家最愛看的「草根翻盤擊敗專業隊」的現實爽文。

其實，真把這三人當作一夜逆襲的快餐雞湯，就錯過了故事裏最動人的部分。張雪十幾歲便扎根民間作坊，傾盡所有潛心研發突破技術壁壘，最終才憑藉硬實力打破國外機車引擎壟斷；藍鴻春深耕潮汕鄉間拍攝紀錄片十餘年，直到拍出票房與口碑

雙豐收的《給阿嬤的情書》，才等來破圈的春天；半路出家的賽事解說員董路，自掏腰包組織民間青訓，帶領「中國足球小將」滿世界找對手練兵，才換來國際賽場上難能可貴的勝利。世上哪有什麼瞬間「開掛」？他們不過是熬住了旁人熬不住的寂寞，守住了旁人守不住的初心。

可以說，「草台三傑」的走紅，也許重新詮釋了普通人的成功路徑。如今很多行業的機會，似乎越來越集中在固定圈層裏，出身、資歷、人脈，成了很多人定義成功的標配。但他們的經歷證明了一個樸素的道理：沒有憑空而來的逆襲，所有光鮮的背

後，都是無人知曉的堅持與付出。

我們感動於草根逆襲的傳奇，更期待在我們身邊，更多平凡追夢者能脫穎而出，站上屬於他們的舞台。這就需要整個社會多一份包容與善意，摒棄「唯資歷、唯出身」的刻板偏見，不輕視任何賽道上的全力以赴。而產業鏈、文化市場和民間資本也應該為「野路子」創業者、基層從業者提供試錯空間，多給沉默的長期主義者一點耐心與關注。當社會學會尊重不同賽道的認真活法，下一個從修車舖、從小鎮片場、從街頭球場走出來的追夢人，就不必在蟄伏中等待太久。



十八彎
關爾
逢周二見報

改「本土」為「地方」

「（當地）固有的」。從這幾個詞的基本釋義不難看出，native 強調原初特性，local 側重地方色彩，indigenous 則注重生物、文化維度的地方表現。

對於 native 一詞，由於其含有專指「未開發地的歐洲人以外的居民」之意，其內蘊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不言而喻。雷蒙·威廉斯（Raymond Williams）在他的《關鍵詞——文化與社會的詞彙》一書中，就曾對 native 進行過深入的分析，指出其早期具有「正面的社會與政治意涵」，可是隨着「政治的征服與統治產生了 native 的負面意涵（不

論名詞或形容詞都有）：名詞之意通常等同於奴隸或農奴；形容詞意涵通常是指「生而奴隸的」。他指出「雖然這種特殊的社會用法現在已經被捨棄了，但其負面意涵變得很普遍，指一個被外來政權統治或被居高臨下者參觀訪問之地的次等居民」。

香港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出現「本土」的說法，縱觀香港的歷史，如今我們在說「本土」的時候，對應的不應該是英文的 native 而更應該側重 local——更強調香港這個城市的地方／文化特色，也就是說，當我們在面對香港進行「本土」表達

時，強調英文 local 中的地方特色可能更適合也更準確。相信任何一個有着民族自尊心的香港民眾，都不會願意接受 native 中所包含的「負面意涵」吧？

因此，將常用的香港「本土」（native）改為香港「地方」（local），就很有必要了。



過眼錄
劉俊
逢周二見報

《迷牆》

突如其來的橫財，可是一連串驚險、奇詭的事情接踵而來。事實上，天降橫財就是一場意外，吉凶難料，禍福未知。

故事內的余鳴和文一彤是各自背負家庭重擔的小夫妻。劇集開首鋪排余鳴的往事尤其花心思：余鳴本來是一個熱愛音樂的男生，青年時期的一次意外，他的兄長及嫂嫂命喪黃泉。余鳴兩夫婦將兄嫂遺孤女兒撫養及視如己出，但此事亦令到余鳴終生背負內疚感。余鳴為口奔馳，希望滿足父母及妻子娘家的要求。誤打誤撞之

下，余鳴以低價買入一幢高級別墅，怎料別墅內的牆壁暗藏巨款現金三十萬。這筆意外橫財令到余鳴夫婦一時興奮，但是「窮在路邊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」，四方八面的人士都想來分一杯羹……

二十集《迷牆》屬於短篇劇集，是具現實色彩同時帶有荒誕意味的喜劇。故事中段開始高潮迭起，原本牆壁裏只藏有三千萬，其後又再新增一倍而成六千萬。正是「人為財死」，貪心之人為錢而付出生命。余鳴兩夫婦終能把持道德操守，雖然心生奇

想，但沒有將橫財據為己有。全劇除了各類角色，余鳴在迷惘之際，不時會見到一個貌似齊天大聖的形象出現。該人唸唸有詞，在鬧市間穿梭往來，似是天外來客，又像拾荒怪人。總之，每人心中都有一幢牆，只要打破牆壁，自會見到天地。



文藝中年
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盛夏的花卉

英格蘭東南部薩塞克斯都有個「花園中心」，出售園藝工具和戶外傢具，及數千種植物。

去年是春季來的，在該處看到的花卉與今次看到的很不同，比如：落新婦，密密麻麻的花苞聚於一身，呈現迷人藍粉色；極地公主，也稱魯冰花，高如寶塔，壯若花種，通身潔白如雪；紅白色小花，身形似起舞的女子，卻長着一顆鳥頭，冠、嘴、頸形象逼真，妙不可言……這些花美得出眾，但沒印象曾經欣賞

過。

許多英國花卉在中國香港少見，哪怕是普通小花。

我家孩子們種的花草中，像薰衣草、山繡球花、皋月杜鵑、球根秋海棠等都長得不錯，而南歐鐵線蓮、大葉醉魚草、黑種草等，原以為也是種的，但他們說是風吹來的，因海鷗排洩物留下的，總之是不請自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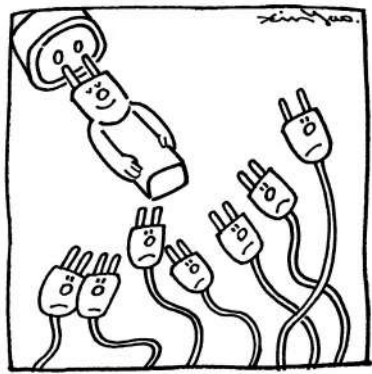
尤其是黑種草，有的單瓣，有的重瓣，水藍色、紫藍色、粉色、白色，多姿多彩。花朵不

大，果實倒是不小，且身纏六條觸鬚。黑種草有野草的生命力，容顏卻不失精緻，非常耐看。據記載，三千多年前，它的籽油是古埃及艷后維持美貌的秘方之一。

黑種草喜冷涼，怕熱濕，難怪在香港似是不多見。



紅塵記事
慕秋
逢周二見報



只對上負責，不對下負責，還是不負責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天為被，地為席

香港總有那麼些露宿者，他們由於種種原因，以天為被，以地為席，在城市中艱難地生存着。每日搭船上班路上，總會在碼頭平台看到一位老人。

老人總是坐在同一個位置，在二號碼頭上蓋的通道，隔壁就是 IFC，但他身旁鋪開的紙皮與蛇皮袋與現代都市毫不兼容。他不乞討，但身形體態似乎訴說着他的過往。

在香港，常可見天橋底、隧道裏，都成了露宿者們的棲身之處。各區都有固定的露宿者群體。

他們當中，有因為租金飆升而被迫離開居所的基層勞工，有因家庭破裂而失去住所的中年男性，有精神健康出現問題而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人。每一個人背後，都有一段不那麼簡單的故事。

今年夏天，香港發出黑色暴雨警告的那個夜晚，我想起了碼頭的老人。暴雨來時，我正準備搭船回家，經過老人平時所在的通道，雨水順着通道的縫隙滴下來，從側面的空隙鑽進來，打濕了他棲身的紙皮，可並未看到老人。

黑雨夜對露宿者而言，是一場需要全力應對的危機。沒有四面牆，沒有屋頂，天氣的每一次劇變都直接落在身上。

作為每天從碼頭老人身邊走過的旁觀者，我每日從他身邊走過，走向自己的一天。第二天，老人一早依舊出現在那裏，城市在他身邊運轉，一刻不停。



漂遊記
杜若
逢周二見報

午餐音樂會

這是我第三次嘗試去柏林愛樂音樂廳，聽他們每周一次的免費午餐音樂會。第一次正好音樂會開演時間趕到，吃了個閉門羹——「不好意思已經滿座了」；第二次提前了二十分鐘，竟然也滿了。

第三次我提前了一個小時便到達音樂廳門口，不想門口已經排上了長長的隊伍。前面的人們緩緩向音樂廳裏移動，然而後面越來越多趕來的人，很快讓這個隊伍反而變得更長了。

柏林愛樂音樂廳的午餐音樂會並不是在正式音樂廳裏舉行，而是利用音樂廳裏寬敞的休息和餐飲區。在這個臨時搭建的舞台面前大約有十來排座位，周圍圍了起來，這是特意為老年人和殘障人士預留的。

音樂愛好者們來到現場，有的圍繞着舞台席地而坐，有的站在旋轉樓梯的台階上，有的則遠遠地坐在平時用餐的餐桌附近。另外還有些人坐在

離人群很遠但完全不影響聽音樂的地方獨自享受，既安靜又不影響美妙的音樂聲傳來。

當天是打擊樂專場，是一場現代與探戈融合的音樂會。四位音樂家都是活躍於歐洲的打擊樂演奏家，他們演奏了皮亞佐拉著名的探戈組曲，以及由打擊樂演奏家福格爾自己創作的作品《馬林巴三奏曲》。

表演結束後，人們都好奇地圍在了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打擊樂器旁反覆打量。要知道，正式演奏會、音樂會可沒有這樣的機會近距離觀看這些樂器。

短暫又「豐盛」的午餐音樂會，便是柏林人特有的「美味」午餐盛宴。



柏林漫言
余逾
逢周二見報